

# 一个外国学者笔下的中国高校学术教学

## ——基于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经历

斯科特J·彼得森<sup>1</sup>著,袁丽<sup>2</sup>编译

(1.美国新墨西哥大学;2.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摘要]大学的国际学术教学交流活动的顺利开展必然要求诸多准备工作。本文从一位美国教授在华讲授统计学的个人视角给出了具体的建议,旨在促进双方的共同受益。

[关键词]国际教育;学术交流项目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1)06-0087-04

为促进不断增长的学术活动的开展,国际学术教学交流项目日益成为令人鼓舞的活动,然而国际学术教学交流项目要想得到丰富的成果,就必须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随着全球化和经济相关性不断增长的扩展,越来越多的大学学术管理者鼓励教师们参与到国际学术教学交流当中,以期待扩展交流双方在教学多样性上的拓展。<sup>[1]</sup>近来,我有了一个在中国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讲授统计学的经验,这篇文章正是从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任教的视角来探讨问题。需要说明的是,依美国的学术观念,这样的文章属于个体观点而非确定性的真理,<sup>[2]</sup>不过,此文的建议是为了帮助我们明晰在学术教学交流期间交换学者们可能达到的预期是什么,以及接待大学能够做些什么以促进这一过程。

一项国际学术教学交流项目并非是购买一张机票,获得短期工作签证,然后带着教学幻灯片去另一个国家这么简单的事。考虑到把双方联合在一起工作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经费,学术访问方和接待大学方都要保证做好大量的准备工作。双方要共同制订出可协商的注意事项,例如教学工

作、可提供的教学资源、必要的语言翻译等。双方应该期待分享彼此的习惯性经验以及调整自己的固定性行为方式以适应对方的需要。如果这些能顺利完成,那么双方都会受益于这种形式的国际学术教学经验。

2007年5月,我受邀到北京师范大学为教育学院的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统计学在教育研究方法中的应用框架。这一教学要求反映了世界各地不少教育学院现行的做法,即使用定量研究方法作为研究的主要手段开展研究工作。<sup>[3]</sup>对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们介绍定量研究设计的交流教学,其目的在于加强中国未来教育领域领导者们的研究能力。我自己的研究方法都是建立在定量研究和以统计数据作为一种工具来发现真理并提高教学理论和实践的。我相信,对想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广给更多人的教育研究者来说,定量研究方法是必不可少的。

### 一、在异文化中的学术教学

作为首次海外教学,我对新的教学环境自然有诸多问题需要了解,特别是关于谁将是我教学

作者简介:斯科特J·彼得森(Scott J.Pedersen),男,时任美国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教育与体育学院教授,现任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高级讲师。

译者简介:袁丽(1974-),女,陕西西安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助理研究员。

的对象、什么样的教学资源是我可以参与使用的、我的教学方法是否适合这些新学生的学习方式以及对翻译的要求等,这其中我最想了解的还是教学对象的问题。

为了获得对教学对象的了解,我找到了两个途径。首先,我试图同接待大学的同行们建立起对话;其次,同我所在大学里有过在中国开展交流教学经验的同事们沟通。遗憾的是我没能同北京师范大学的同行们联系上,几次电子邮件的联系都失败了,虽然可以通过电话联系,但是由于语言的限制未能对我即将到来的访问带来清晰的指导。例如,我被告知将要授课的课堂是由大约20位听众组成,其中包括青年教师和一些正在就读的博士研究生。由此我就假定我的学生们都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研究数据了,那么我的工作将是论证他们每人如何将定量研究方法应用到各自的研究当中去。这貌似一个合理的工作任务,因为在学生数量相当少的情况下,时间上允许更个体化和个性化的教学方式。然而,令我非常惊异的是,在我第一次上课时,发现有115名硕士阶段的学生参与了进来,他们大部分几乎没有定量研究的经验,也没有自己的研究数据。虽然我能够利用现有的教学资料以适应当前的需要,但如果我对我的学生的情况在之前就了解的话,可以准备更丰富的教学资料。

尽管行程之前和接待学校的沟通很有限,不过我所在大学有不少同事有很丰富的在中国教学的经验,并且乐于同我分享。他们告诉我,典型的中国大学课堂并不旨在培养学生个人的研究兴趣,而是指导他们跟进传统的导师们的研究。由于不习惯这样的思维方式,且作为一项旨在启发各种文化学习彼此教学法的学术交流活动的参与者,我试图在我的讲座中创造更开放的对话氛围,激发我的中国学生基于自己的研究兴趣和学习热情展开自己的研究进程。

虽然我的美国同事们尽量帮助我预先了解中国学生在学习方式上同美国学生的差异,在我的课堂上仍然因为准备不足而缺少师生互动。这应该还是因为对学生们来说,在一个用外语教学的教授的课堂上有难度吧。<sup>[4]</sup>无论如何,作为一名美国教授,我还是期待在课堂上能够和研究生们有更多的课堂讨论。中国高等教育中教师的课堂地

位有很严格的层级性,这和我作为一名在美国任教的大学导师对于教师作用的定义和自我建构相当不同。同使用传统的方式试图把知识从教师那里自上而下地传递给学生相比,我更愿意去充当一个向导,使我的学生发展批判性思维技能,从而亲身使用这一技能探索和体验高等教育文献。同我在美国授课的没有什么师生层级感的课堂环境不同,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似乎并不想要挑战教授给出的理论。相反,这些学生非常热衷于勤奋地记录下我在课堂上说出来的每一句话,而从不质疑什么。我对学生们逐字逐句的接受我讲授的统计学理论的现象非常惊讶,尽管一开始我相信每位学生都完全明白了我所讲授的统计学内容,但很快我意识到缺乏课堂讨论的形式是典型的中国式课堂氛围的替代品,它并不一定能显示出学生学到了东西。这样的新情况要求我做出讲授上的调整,我的讲座内容的基本分配很容易适应于不同情况下的调整。比如说,我使用的一个策略就是“扮演学生”,当介绍完一个新的概念后,我会紧接着说:“如果我是个学习统计学的入门者,我会问这样的问题”,课后不少学生向我表示这种双重扮演的教学方式有效地强化了教学中相对较新和较抽象的统计学概念。

在国外大学做访问教学的教授应该预料到所到之处提供的教学资源同自己已经习惯的本学校的教学资源是很不同的。就像21世纪的其他很多教授们一样,在分享课堂经验的时候,我对电子数码技术在教室里的应用有相当高的期待。为了使教学更有效,我喜欢使用多媒体数码投影仪、教室局域网以及无论是通过为学生的笔记本电脑服务的教室和无线网络,或者是方便使用的电脑机房,而使得学生们在听我讲授的过程中能够使用电脑。在北京师范大学,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设备都提供给我了。

所有我授课的教室都有多媒体数码投影仪,但是没有办法通过这一系统进入互联网。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社会,教师为了更好地为学生举例,能够在课堂上通过互联网提供相关的视频和图像是一个基本要求。特别是用外语教学的时候,这一点尤为重要。有时一个图像胜过千言万语,而大多数图像(视频)都能在互联网上找到。无法通过万维网获得补充的电子教学资源,也就限制了教学的

关键部分,限制了教育教学的机会。

另外,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们在课堂上使用个人电脑的人数也很有限。进入数码时代,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生带着以电脑代替纸笔的期待进入课堂。大多数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都有个人电脑,但是在我的课堂上没人使用笔记本电脑。我课程的一部分是要求学生使用一个流行的统计软件完成一些电脑实验室里的工作。然而,这对有限的教学资源的要求相当高,我们只能在其他教授的课表外解决这一使用电脑机房的问题。在美国,在大学课堂上为每位学生提供使用个人电脑的可能越来越普遍,这些设施让学生在万维网上只是指尖跳跃间就能快速访问大量的教育信息。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一点,就是期待接待大学能够提供一位翻译以协助我在华期间的所有工作。北京师范大学为我指派了一位和我同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生辅助我的大部分活动。不只对我的课程讲授给予帮助,同时也作为了解壮观的中国文化的“私人向导”,这位翻译的作用真是难以估价。在学术活动方面,这位研究生的翻译使我的讲授对学生们来说无可替代的作用更清晰了。每次课前,这位能讲英语并很有见地的学生,要花去数小时的个人时间针对我的课程提出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以帮助我做最后的讲授准备。如果对于我即将在课堂上讨论的某个理论并不理解的话,那么他会认为其他学生们对理解这一概念也会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协助我调整表达方式,以便于学生们能更清晰明了地理解。除此之外,他每次都来听我的讲授,帮助我的学生们解决有时在课堂上出现的语言障碍带来的理解上的问题。比如在一些情况下,我所讲授的概念或者理论,很难清晰地翻译成汉语,他就会举手示意我暂停一下,然后用汉语插入一段他自己关于这一概念的理解,许多学生们都表示这对于他们理解我所讲授的概念和理论非常有帮助。在中国逗留期间所结识的所有人当中,我最感谢和尊重这位给我带来持久友谊的研究生翻译,他不仅帮助我克服访问期间语言上的障碍,而且支持了我作为一名访问学者的文化体验。

## 二、学术教学交流的受益

一项由国际化的大学主持的学术教学交流能

够为所有参与到这一跨文化交流活动的参与者提供富有成效的成果。学习世界各地的多元文化教学和经验,如学术教学交流,可以使学者们通过拓展其国际高等教育学知识从而提升学术水平。我的经验不仅使我自己受益,也使所有参与者都受益。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们获得了来自一个非常积极地分享其专业知识的外部人员的特殊学习经验。

此外,合作的学院还为学术访问者提供了就双方共同感兴趣的议题开展可能的合作研究的一个独特的机会。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双方对母语使用的倾向性可能会对这一目标的实现构成潜在的障碍。虽然有共同的研究兴趣,但双方合作的团队成员很可能阅读各自习惯的语言的不同作者的著作。这一在过去的经验里体现出的不协调性,有可能使在未来合作中想要沟通个人观点的同行们得到启发。无论如何,这种潜在障碍的细微之处不应被忽视。

感谢北京师范大学使我有机会展示我的教育学知识和实践。身处异国文化,为了这些学生我展示出了新的教学策略。这一经验大大提高了我对中国大学的了解,并将有助于我在美国教授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我意识到在此之前,由于缺乏对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了解,使我未能做好充分的准备,以满足和我的那些美国学生有同样能力的中国留学生的需求。特别是我现在比较熟悉了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具有层级性教育体系的特征,不同于美国高等教育旨在使每一位学生都有获得高一层级学习的机会,中国高等教育的筛选性更强。由于拥有了这样的一手经验,现在,我对于如何有效地帮助中国留学生完成从中国高等教育到美国高等教育的文化过渡有了更好的认识。作为一名学术导师,培养个体的探究能力和开展量化研究设计必将成为我更大的责任。

## 三、对于学术教学的一些建议

一旦国际教师交流项目被合作大学批准,接待大学应建立起与到访学者进行无间断的对话机制。早期的沟通将有利于教学资源的顺利沟通,这将大大促进学术交流中对学生学习的培养。

幸运的是,电脑的使用,通过远程教育工具和网上论坛提供了便捷的全球交流的机会。在学术

交流活动开始之前,合作的两校就可以通过创建一个在线学习资源建立起跨文化的沟通。通过这一电子媒介,合作研究和研究产出都能得到促进。关于在线教育合作的研究文章比较新也很有限,也许,这一研究课题可以通过学术交流活动中合作者们得以阐述。

同样的,访问教授应该提前寻求同接待大学的沟通。对访问教授来说,尽最大可能了解对方学生的学习方式方能准备出适当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表,而这两项工作正是学术教学交流实施之前必须处理好的起始工作。通过初步的沟通,接待大学应准备出一份能够为访问教授提供的教学资源的表格,从而使访问教授调整自己的教学设置。这一表格的内容应包括有电脑设备的教室资源,比如教授可以使用的互联网以及学生们在课堂上能够使用的计算机。重要的是,接待方要认识到,他们有能力通过尽早地、经常地同访问教授个人就彼此对交流活动的预期和能够提供的教学资源进行沟通,从而使学术访问顺利过渡。

另外,访问学者也要准备好在学术的领域适应当地的文化习俗,例如教师的角色以及学生的反应。这两项影响学生学习效果的参数会带来同访问学者本人所习惯的本土教学非常不一样的复杂性。在许多情况下,对学生而言,访问学者都是使用外语教学,在这种情况下,接待大学应该尊重访问学者,同时尽量做好解决语言障碍带来的潜在问题的准备。我意识到,我的接待大学的学者和学生们由于语言的限制和文化的陌生,对美国的研究和教学理念有着隔膜。大多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学者们能够忽略掉对方的语言中“闲聊”的部分,但是,如果试图交流研究的意见、讨论特定

概念的专用术语、比较相关文献并分享共识的理论框架,那是会很有问题的。因此,在准备出国授课的过程中,我相信对访问学者来说最有利的情况就是熟知对方的习俗并且可以使用对方的语言。学术交流中不一定都有语言的障碍,但是如果交流中有语言的障碍了,那么接待大学就要准备好一名学术翻译(最好同访问学者有着同样的研究领域)参与访问学者课堂内外的全部学术互动。

总而言之,要参与像我的这种学术教学交流项目务必要做好准备工作。基础性的准备工作包括对学生情况的了解、对所提供的教学资源地了解、探索开展合作研究的可能性,必要的话为克服学术交流当中的语言问题以及更好的文化体验提供一名翻译。如果这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在初期的沟通过程中就得到了讨论和处理,那么双方都将获益并促进对国际高等教育实践的广泛认同。

#### 参考文献:

- [1] Min Weifang.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rough Inter-University Co-Operation: The Case of Peking University. Paris, Franc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 Press. (1999). 1-83.
- [2] Kathryn Mohrman.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in Mainland Chinese Universities: An American's Perspective. Fulbright Scholar Report: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 1-98.
- [3] Joseph A. Maxwell. Causal Explanation,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Scientific Inquiry in Education. Educational Researcher, Vol. 33. (2004). 3-11.
- [4] Simon Gieve, Rose Clark. "The Chinese Approach To Learning": Cultural Trait or Situated Response? The Case of a Self-directed Learning Programme. System: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echnology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Vol. 33.(2005). 261-276.

##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in China Described by a Foreign Scholar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cott J.Pedersen

**Abstract** There must be asked necessary requirement of various preparations of the two universities which would engage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teaching exchange activities for the smooth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an American professor teaching statistics in China, gives the personal perspective of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to promote the common benef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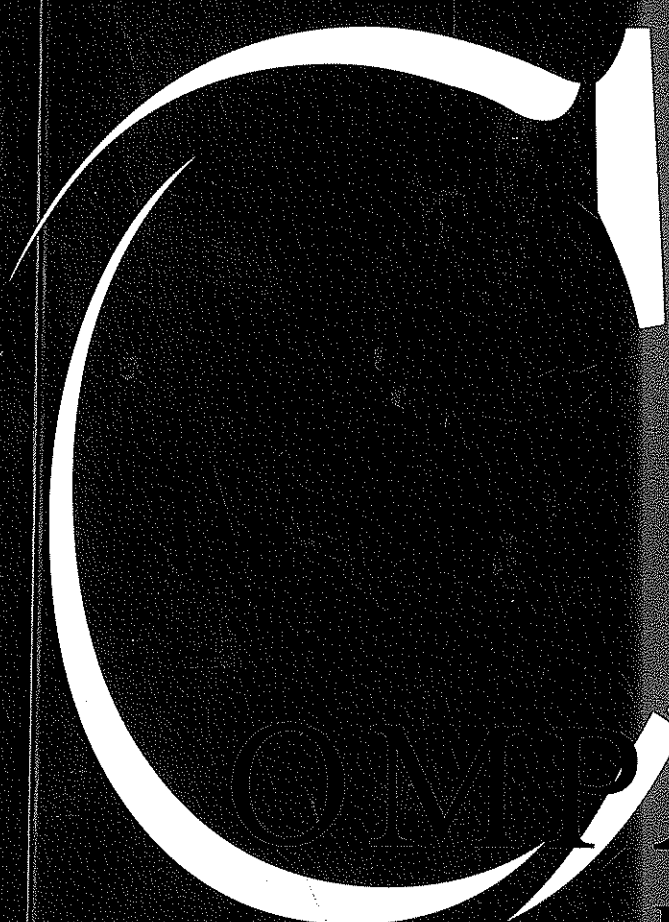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cademic Exchange Programs

本文责编:刘健儿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北京师范大学

ISSN 1003-7667  
CN11-2879/G4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教育类核心期刊  
C S S C I 来源期刊



# 比较教育研究

## COMPARATIVE

### EDUCATION REVIEW

2011-6

Vol. 33